

清中卷 ①

Guanling Fengsao  
Sanbainian

管领风骚  
三百年

许宏泉 / 著

榆荚槐花落清  
捉靖炮薄寒入坐  
味好那去发、喜

# 近三百年学人翰墨

Jin Sanbainian Xueren Hanmo 管领风骚三百年  
Guanling Fengsao Sanbainian

许宏泉 / 著

【清中卷】①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近三百年学人翰墨·清中卷① / 许宏泉著. —  
北京: 中华书局, 2013.3  
ISBN 978-7-101-08912-7

I. 近… II. 许… III. 汉字-法书-作品集-  
中国-清代 IV. J292.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20370 号

---

书 名 近三百年学人翰墨·清中卷①  
著 者 许宏泉  
责任编辑 包岩 赵明  
装帧设计 设计·邱特聪 (010-87896477)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  
版 次 2013 年 3 月北京第 1 版  
2013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张 20½ 字数 360 千字

印 数 1-4000 册  
国际书号 ISBN 978-7-101-08912-7  
定 价 79.00 元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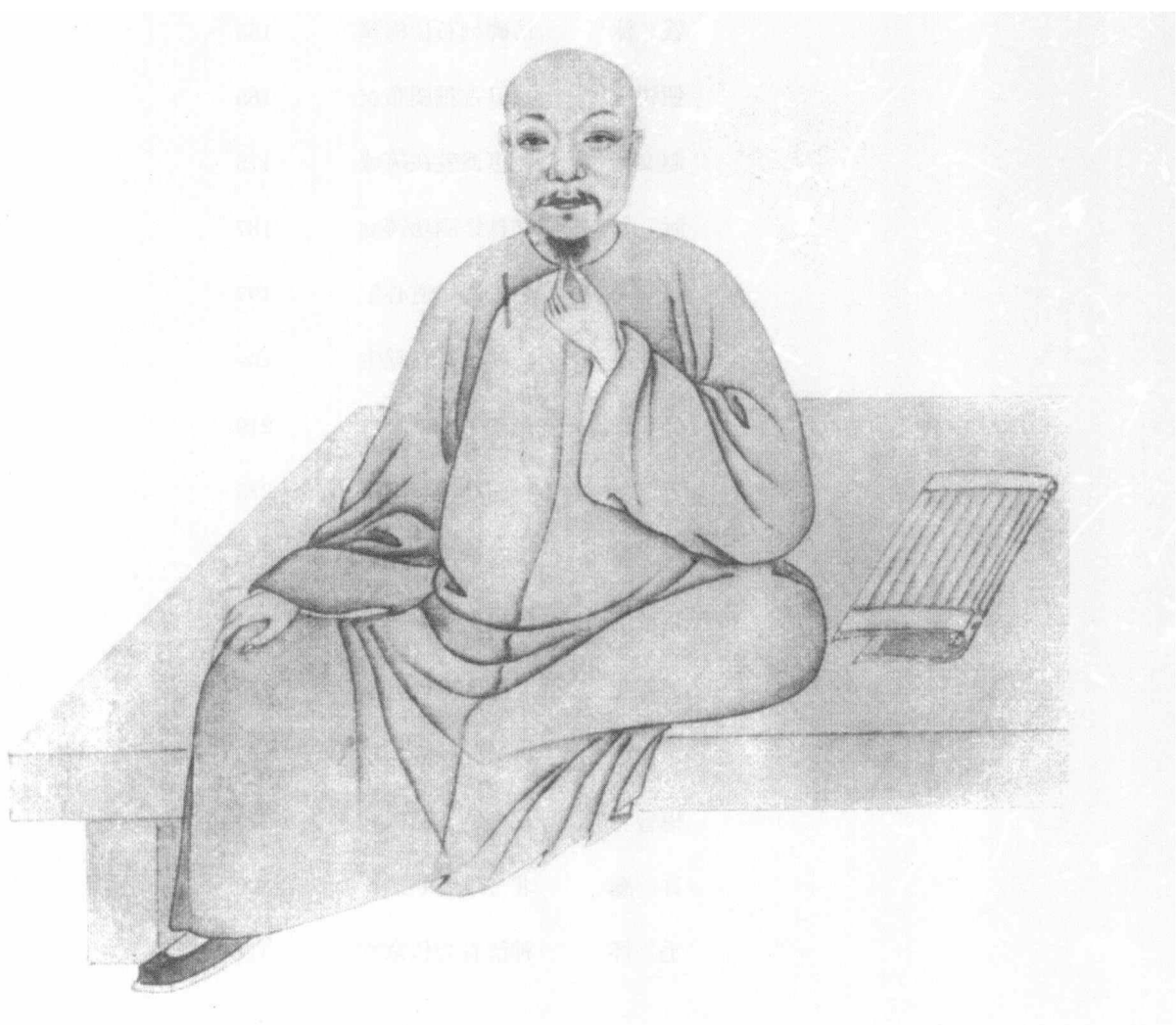
## 自叙

不得不承认，这样写作与所涉及的人物与我所收藏的局限有关。但倾向是一目了然的。清中叶几乎是“乾嘉学派”的时代，在一般的认识中，这些埋首故纸堆中的学人，已少了许多明末文人的性情。然而，当你静静地走近、细心地与他们交通，你会发现，在集权者高压政策和“文字狱”的恐怖之下，“治学者皆不敢以天下治乱为心，而相率逃于故纸丛碎中”（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自序）。然而，他们依然在默默地表达着内心的真实，虽然他们不再像前代和“遗民”那样在不可以选择的社会形态中悲催绝望坚守强烈个性和人性的悲壮，事实上，考据释义，寻碑访古，不过是他们寻找真实的生活和表达理想情怀的一个个通道，在孤独抑压的夹缝中显示着倔强和率真，在困顿中寻求自己的另一种生存体验。你可以看到，戴东原、章实斋、王念孙、王引之、江声、程瑶田、桂未谷、孙星衍、梅曾亮、钱南园的严谨与厚重，也不乏袁子才、姚惜抱、厉樊榭、杭大宗、金冬心、赵瓯北的风雅和超然……

书法至乾嘉，碑帖之争，旗鼓相当，书法之道亦充满鲜活，笔墨间流溢学人之严谨和文士之性情。

### “清中卷②”部分名录：

黄 钺 蒋 蘅 钱 载 梁同书 戴 震 钱大昕 周永年 翁方纲  
桂 复 章学诚 钱 沅 邵晋涵 黄 易 武 亿 吴 云 冯敏昌  
黄景仁 孔广森 孙星衍 姚文田 焦 循 舒 位 顾 莼 朱 琿  
朱为弼 张 澍 张维屏 陈 奂 许 梈 刘文淇 刘宝楠 刘喜海  
汪 昉 吴熙载



## 目 录

厉 鹗	西溪芦雪吊太鸿	1
杭世骏	破铜烂铁戏大宗	11
袁 枚	夏肥秋瘦随园翁	19
程晋芳	黄金散尽诗犹豪	33
王鸣盛	古史商榷数西庄	41
程瑶田	通经博物学老农	51
赵 翼	天如成就作诗家	63
王文治	淡墨探花逸韵仙	75
姚 鼐	天下文章在桐城	85
曹文植	一门双贵拱竹山	95
巴慰祖	食古风流开莲舫	103
洪亮吉	卷施谏文庆更生	111
吴锡麒	性好溪山宗祭酒	119
吴 鼐	清峻洒脱羨山尊	127
王芑孙	渊雅风怀羨鸳侣	135
陈廷桂	传庐文字重和州	145

钱 泳	访碑刻石让梅溪	155
钮树玉	清丑古雅属布衣	165
赵文楷	清惠遗爱在琉球	175
阮 元	儒林祭酒功铸鼎	187
张问陶	名心退尽道心生	197
鲍桂星	两朝知遇叹觉生	209
吴 修	集札名家推思亭	219
王引之	一门朴学高邨王	225
郭 麀	灵芬清癯怜白眉	235
张廷济	竹里尤称金石名	245
吴荣光	兰亭因缘属筠清	255
包世臣	裹笔肥腴安吴雄	265
梅曾亮	柏视绝艺绍桐城	273
许 瀚	北方学者君第一	305
毛 怀	神清骨秀传意香	313



# 厲鶚

厉 鹗（1692 - 1752）

字太鸿，号樊榭，又号南湖花隐，浙江钱塘（今杭州）人。康熙五十九年（1720）举人。乾隆初召试鸿博，不遇。性嗜书，尝馆扬州马曰瑄小玲珑山馆数年。所见宋人集最多。而又求之诗话、说部、山经、地志。工诗词，诗幽新隽妙，取法陶、谢而别有自得之趣，词则推崇周邦彦、姜夔，为浙西词派的重要作家。有《樊榭山房集》《宋诗纪事》《辽史拾遗》《东城杂记》《湖船录》等。皆博洽详赡。《清史稿》有传。



厉鹗——

## 西溪芦雪吊太鸿

厉鹗诗人本色，亦词人风流。吴藕汀先生论词有清一代独称西林春。多少有些悲观。我没有吴先生那般完美，清代词人我爱陈迦陵，继有厉樊榭和项忆云。忆云亦凄婉，却比饮水词真切。和纳兰一样早逝，都是用情至深的人。他与厉鹗是杭州乡亲，其影响也不比樊榭小。前人论樊榭词：“生香异色，无半点烟火气，如入空山，如闻流泉，真沐浴于白石、梅溪而出之者。”（徐紫珊）或云：“清真雅正，超然神解，如金石之有声，而玉之声清越；如草木之有花，而兰之味芬芳。”（陈玉几）清中词苑奇葩俏出。陈廷焯并不认为如徐紫珊所论“真沐浴于白石、梅溪而出之者”，更以为“欲于宋贤外别开天地”。此或清词而可遥接宋人，穿越时代而相峙者。

厉鹗被推为“浙派”中期诗坛之领袖，其人狂狷而风雅，书生意气，与俗寡谐，又不走仕途“正道”，难免清贫潦倒。关于他的性情行迹，全祖望撰《厉樊榭墓碣铭》有云：

樊榭少孤家贫，其兄卖淡巴菰叶为业以养之。将寄之僧寮，樊榭不可。读书数年，即学为诗，有佳句。是后遂于书无所不窥，所得皆用之于诗，故其诗多有异闻佚事，为人所不及知。而最长于游山之什，冥搜象物，流连光景，清妙轶群；又深于言情，故其擅长尤在词，深入南宋诸家之胜。然其人孤瘦枯寒，于世事绝不谙，又卞急不能随人曲折，率意而行。毕生以觅句为自得。……及以词科荐，

同人强之始出。穆堂阁学欲为道地，又报罢，而樊榭亦且老矣。乃忽有宦情，会选部之期近，遂赴之。同人皆谓：“君非有簿书之才，何孟浪思一掷？”樊榭曰：“吾思以薄禄养母也。”然樊榭竟至津门，兴尽而返。予谐之曰：“是不上竿之鱼也！”呜呼，以樊榭为吏固非所宜，而以其清材，使其行吟于荒江寂寞之间以死，则不可谓非天矣！

一个狂狷放达的诗人其性格决定着他的命运，他终究选择作自由的诗人。

《碣铭》极生动地勾画出厉鹗不谐俗世放浪自恣的神形，他于垂老之年赴之会选，自解云：“吾思以薄禄养母也。”然未入京师，却“兴尽而返”，可谓性情中人。蔡朗徐《剩稿》说他：“厉樊榭征君制意拙率，不修威仪。尝曳步缓行，仰天摇首，虽在衢巷，时见吟咏意，市人望见遥避之。呼为‘诗魔’。”

《国朝名家诗钞小传》卷四称其“以诗古文词教授乡里。老屋三楹，牙签插架，蓬蒿不剪，门无杂宾。法书名画而外，无储藏也；淪茗焚香而外，无功课也；冒雨寻菊，踏雪寻梅而外，无往还应接也”。这是他春明梦断后的生活写照。

乾隆七年正月，厉鹗有《悼亡姬十二首并序》，诗极凄婉。“双桨来时人似玉，一奁空去月如烟”，“十二碧栏重倚遍，那堪肠断数华年”，诗序更追忆与姬人相遇之往事，“泪痕兼雨洗芭蕉”，令人不忍卒读。

姬人朱氏，乌程人。姿性明秀，生十有七年矣。雍正乙卯，予薄游吴兴，竹溪沈征士幼牧，为予作缘，以中秋之夕，舟迎于碧浪湖口，同载而归。予取净名居士，女字之曰月上。姬人针管之外，喜近笔砚，影拓书格，略有楷法，从予授唐人绝句二百余首。背诵皆上口，颇识其意。每当幽忧无俚，命姬人缓声循讽，未尝不如吹竹弹丝之悦耳也。余素善病，姬人事予甚谨。辛酉初秋，忽婴危疾，为庸医所误，沉绵半载，至壬戌正月三日，泊然而化，年仅二十有四，竟无子。悲逝者之不作，伤老境之无惊，爰写长谣，以摅幽恨。

一百多年后的某一天，郁达夫低吟这位乡贤的文字，以诗人的笔触写出了《碧浪湖的秋夜》，轻盈冷艳的诗意再现当年美妙的光景：

月亮恰斜到了好处，酒又喝得有点微醉，诗兴也正浓的厉鹗，一到西塞山庄的延秋阁上，幼牧就为他介绍了他的老娘舅和表妹。厉鹗在红灯影里，突然间见了这淡妆素服的满娘，却也同小孩子似的害起了羞来。

这绝非止是文人的艳遇，定然寄寓着作家多情的渴望。

幼牧却走了过去拉住了厉鹗的手坐上问他说：

“刚才在延秋阁上我种的那株桃花怎么样？”

厉鹗大笑了起来说：

“罪过罪过，那并不是桃花，雅静素洁，倒大有罗浮仙子的风韵，若系桃花，当然也是白桃花之类的上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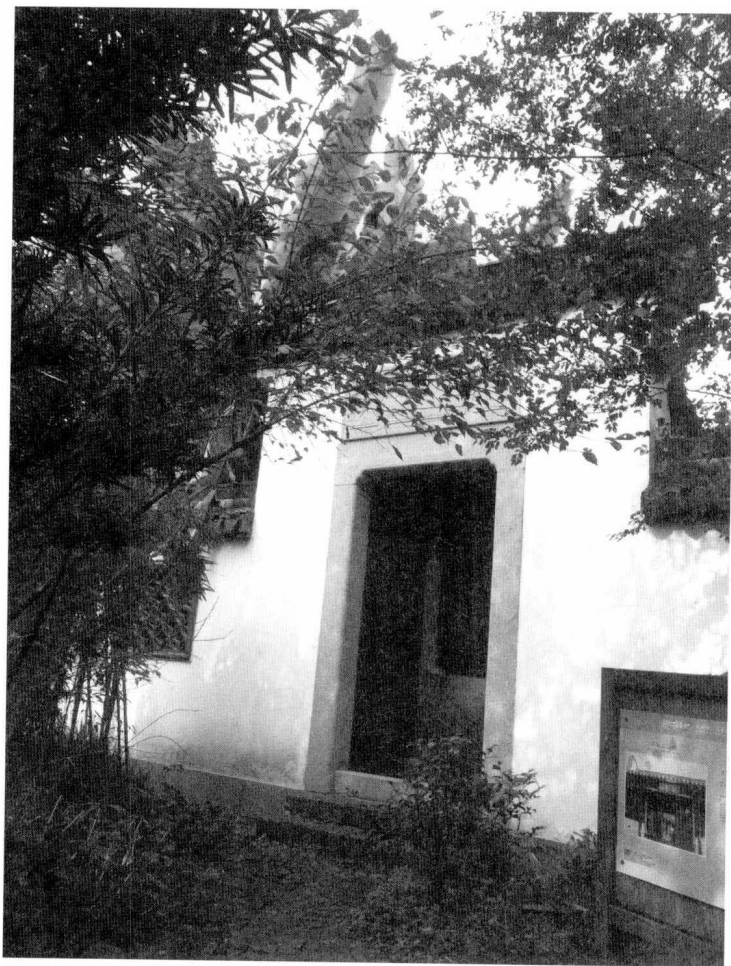
“那么你究竟愿不愿意做西塞山前的刘阮呢？”

“真是笑话，沈郎已恨蓬山远，这不是你的意思么？”

“那么我再背一句你的游仙诗来问你，‘明朝相访向蓬莱’，何如？”

或曰，郁达夫借厉鹗之酒浇胸中之块垒。碧江湖秋夜冷冷的月光，轻拂着盈盈的湖水，流不断的是读书人心底那份多愁善感。

厉鹗的后半生寄寓扬州，达三十年之久。他晚年寄食徽州盐商马曰瑄兄弟的“小玲珑馆”。馆“多藏旧书善本，间以古器、名画，因得端居探讨”（《蒲褐山房诗话》卷二）。“邗江诗社迭为宾，凭仗君抚大雅轮”，此陈章挽其诗之句，道出厉鹗在扬州主持风雅之声望。并借其成为淮扬、钱塘两地诗词交通之津梁。杭世骏称“自新城、长水盛行，时海内操奇觚者，莫不乞灵于两家；太鸿独矫之以孤淡，用意既超，征材尤博，吾乡称诗，于宋、元之后，未之或过也。……”袁枚于其诗虽有微辞，誉其“好用替代字”，却也以为“近体清妙，至今为浙派者，谁能及之？”严迪昌《清诗史》论其诗“近体胜于古体，既幽新清透，冷妍凝炼，又情韵绵邈，较少逗钉之弊”。冷妍、绵邈，是怎样的诗外之境啊？！



史称厉樊榭墓在西溪法华寺王家坞，吴锡麒撰《樊榭征君墓田碑记》记叙甚详。前月在杭州，约友人往访，“山水萦纡，萝菑幽蔚”（俞樾《春在堂随草》）。新舍别构其间，称“厉杭二公祠”。此地今已开发为“西溪湿地景区”。蓉花临水，芦荻初白，樊榭先生遗迹已邈不复寻。忽忆先生诗句“一曲溪流一曲烟”，景色仿佛，终物是人非矣。

厉鹗《吴东岩孙妇朱孺人殉节诗》诗页，书法隽秀古雅，一如其诗淡远清妙，释文如下：

问政山高云緜緜，瑶姬夜蹑青鸾尾。  
竹阴黯黹桂魄香，左挹湘娥右山鬼。  
欲灭不灭深屏灯，朝来炎赫如怀冰。  
为郎无计挽白日，妾命毕以朱丝绳。  
郎家闺门若朝典，一杯姜橘灵车餞。  
谁知泉穴百年同，不道欢言当日浅。  
祖翁闻之泣且惊，巨篇上媿刘更生。  
我为作歌少尘土，濯笔新安江水清。

——新安吴东岩孙妇朱孺人殉节诗，钱唐厉鹗拜稿。

诗叶圈去“先生”、“并政”四字，想必为赠吴东岩之稿本。诗收入《樊榭山房集》卷七，有注云：东岩为作传，惜未能获见。末句“濯”稿本易“涤”字。诗写得自然情真，极尽幽瘦淡远之意。张维屏《国朝诗人征略》说他“哀艳怆凉”，此中更见蕴藉。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卷四有云：“中有怨情，意味便厚”，樊榭诗绝不作“无病呻吟”之语，一任淡远，幽谷兰香，超然独绝。

东岩即吴瞻泰，歙县莘墟人，诸生。诗宗陶潜、杜甫两家。著有《陶诗汇注》、《陶诗提要删补选注》、《古今体诗》，尚有《杜诗提要》十四卷，汪洪度为之序。

曾于许疑庵《歙事闲谭》（卷三十一）读樊榭此诗，今睹诗笺，故印象颇深。

“为郎无计挽白日，妾命毕以朱丝绳”，此或谓旧时女性之“美德”，想到那一座座矗立在徽州原野的贞洁牌坊，不免无限怆凉！

## 附记

偶读《白下琐言》(甘熙),有梅曾亮劝女勿作轻生故事,掩卷遐想,颇多感喟。

梅伯言农部之次女,许字同里江氏子,将嫁而殇。女誓志守贞。从之。送诸其家,甫入室,女遽引剪刀自裁,幸家人急救,未断其喉。伯言往视,在室外谕之曰:“汝于生平未覩面之夫,欲以身殉,烈则烈矣。然生汝抚汝尚有六旬外之老父在,独不念乎?”言毕,舍泪而出。女自是遂止,其情亦惨甚矣。陈伯敏见之,为予言。女自幼淑慧知书,随侍在京十馀年,未尝赴女宴观戏。其节烈固天性使然,抑礼教有素也?

儒家思想禁锢数千年,面对“礼教”与生命的抉择,个体生命从来是微不足道的。事实上,我们至今仍然以种种名义漠视着个体生命的价值。

纵观历代小说,对“贞妇”、“烈女”的遭际不乏传颂,字里行间,斑斑血泪。由此可以见梅曾亮的超越意义,以父亲的真切体验,言语中流溢着无尽的爱意,此刻“礼教”终于被生命之爱所颠覆,迸发出人性的火花。遗憾的是,这火花一如黑夜长空的流星,转瞬即逝。

山高雲纒  
二  
瑶姬夜

黓桂魄香  
左挹湘娥

燈朝來  
炎赫如懷冰

向政山高雲纒。瑤姬夜墮青鸞尾竹  
陰黯黯桂魄看左挹湘娥石山鬼欲滅不滅  
深屏燈朝來炎赫如懷冰為郎無計批  
白日委命早以朱絲絕郎家南門若朝  
典一杯薑橘靈車餞誰知泉穴百年同  
不道懽言當日淺祖翁聞之泣且驚巨  
第上媿創更生我為作歌大塵土濯  
筆新寫江水清

新吳東巖先生孫婦朱氏人殉節詩  
并

錢唐厲鶚研棠





